

I Hate Mama

兒童戲劇的 創作與排練紀事

牛古兒童劇場《媽媽好討厭》製作歷程

Creation and Rehearsal of Child Drama

The Production Course of Newcool Child Theatre "I Hate Mama"

廖順約

Newcool LIAO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附小教師



兒童戲劇是戲劇的一種類型，它不是成人的縮小版，也不是簡單版。從事兒童戲劇創作和演出這些年來，明顯地發現部分的人會將兒童戲劇視為低一等的戲劇，將兒童劇團演出視為簡單的戲劇作品。在此我借用童書作者喬治亞·麥克唐納（George MacDonald）著名的宣言：「我寫作不是為了兒童，而是為了仍保有赤子之心的人，不論是五歲、五十歲，或七十五歲。」兒童戲劇也是如此，我們希望吸引保有赤子之心的觀眾，所以在演出製作、題材選擇方面，儘可能地去創造和保有一種赤子之情，一種適合全家共同來欣賞的戲劇。

配合美育雜誌兒童戲劇專題，為了讓讀者能夠更了解兒童戲劇的製作過程，恰好在這個期間我正好在創作《媽媽好討厭》的劇本，以及籌備製作演出的導演工作，於是就將這個創作和排練製作歷程紀錄並分享給《美育》的讀者。

壹、《媽媽好討厭》的劇本創作過程

一個劇本的創作歷程就像懷孕一樣，從無到有。相信每一對父母都期望孕育完美的後代，事實上，每個孩子出生後都不是那麼完美。不過在父母的眼中，自己的孩子總是完美的。編寫劇本也是如此，在成形的過程中，用盡一切心思，希望劇本能夠完美，完成之後也了解不完美之處，只是作品永遠都是自己的好，和大部分父母眼中的孩子一樣都是完美的。即使明知劇本的不足之處，也經常會自我美化，自我忽略。

過去劇團的作業模式都是在完成劇本後由我召集開始排練，準備演出，團員參與演出都是在劇本完成之後。這次的製作是在劇團休息三年之後重新出發，在劇團休息期間，就一直在思索如何讓每位團員對於劇團的製作演出更有參與感。團員在劇本創作階段就能參與，劇團的演出更屬於團員全體，因此，決定以集體即興的創作方式來進行劇本的創作。



每天早上最忙碌的就是媽媽。（牛古演劇團提供）



爸爸永遠都是聖誕老公公，媽媽卻有點討厭。（牛古演劇團提供）

一、建立演出基調

劇團以往的作品大多以演出動物故事的歌舞劇形態，較少以現實生活表現為主題的演出。本次製作一開始團員就建立共識，演出的主要基調以現實生活為題材，以趣味和感動為氛圍。以學習的觀點而言，要吸引兒童必先引發學習動機，趣味性是能夠抓住兒童注意力的首要元素。這是劇團一直以來創作的基調，過去的演出大都以歌舞來營造豐富的舞台效果，團員們認為歌舞本身就具有吸引兒童的特性，能否先擱置歌舞劇的表演形式，以單純的戲劇故事之表演，加強戲劇的結構、導演的手法和演員表演等方面，並要求戲劇節奏的表現，劇團的演出本就是一個冒險的歷程，團員們願意選擇較具挑戰性的路線，我當然也樂意接受挑戰。確定了演出的基本形式，接下來就是選擇什麼樣的故事來感動觀眾了。

感動是能夠吸引人，引發人的同理心進而反思自己的生活。說起來確實很簡單，但古今中外的文學戲劇作品，何嘗不是以感動觀者為目的。什麼樣的題材能夠感動觀眾呢？三年前《天鵝妹妹》的演出，親情的表現觸動許多父母的心，對於生命題材的處理竟然引起部分觀眾的質疑，他們質疑兒童劇為什麼要採用

如此沉重的題材。在兒童的學習心理方面，我不認為兒童不適合面對死亡的課題。現實的問題在於兒童戲劇的觀眾是兒童，但決定買票進場的關鍵是父母。創作者可以堅持開創性、爭議或批判的議題，但劇團的實際營運卻是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劇團的演出沒有觀眾的支持，將不再有任何理想實現的可能。事實上，在《天鵝妹妹》票房失利後，對於沉重的戲劇題材，劇團的確不太敢再嚐試。

演出的基調將影響未來創作的模式，最後確認以一般現實生活的故事為題材，以輕鬆有趣且能感動觀眾為目標。

二、文化的特色與表現

每個劇團的製作和演出都在建立劇團的特色，如何發展演出特色是劇團追求的目標。但以現代戲劇為主要表現的形式，加上以兒童為主要觀眾的兒童戲劇，如何發展出具有現代風格、又保有台灣本土的特殊風情的作品呢？

劇團曾經演出純粹以台語發音的兒童歌舞劇《草螟弄雞公》，當時的想法很單純，如果藉由兒童戲劇的推廣，能夠流傳任何一首台語的創作童謠，就是

媽媽不見了



媽媽不見了，回到學校同學都變成外星人。（牛古演劇團提供）

劇團對本土兒童文化的貢獻。只是演出中一、二十首的創作童謠，隨著演出結束，劇場畢竟是個分眾的媒體，傳播的力量有限，早年的天真的想法也隨著煙消雲散。不過，演出後我們體會到以語言做為演出的特色，在國語還是強勢語言的台灣擁有宣傳上的優勢，如果我把眼光放大一點，只要離開台灣，語言可能就無法稱為特色了。因為運用當地語言做為演出語言是自然而然的，並無法將當作本土特色的表現指標。

除了語言我們思索什麼是台灣的特色？色彩、圖騰、地方風情、民俗故事、工藝、土產、宗教信仰。在生活的周邊這些東西似乎很熟悉，不過如何才能從中提煉出，不必透過語言的解說，只要看到服裝色彩、舞台裝置或音樂形式就能引發本土的聯想，而且又適合兒童的戲劇故事。雖然從小就生活在其間，但總是因為太平常，缺乏特殊性、代表性不足或無法找到具有深度的故事。最後也只能淺薄地結論：閩南或客家的風俗、彩繪或圖騰，遠不及原住民的圖騰、顏色、歌舞所具有鮮明的民族色彩。可惜的是原住民的文化我們並不熟悉，無法掌握和表現他們的文化精神。想要從民族的根源吸取文化的精髓來重新創造驚奇，表現具有文化的特色的作品，但又苦於對文化認

識的淺薄，無法汲取精要為我們所用。

三、天馬行空的發展階段

在文化的特色方面無法發揮，只能轉向追求對生活的認同。生活在此時此地，需要什麼故事？關心什麼故事？什麼事件會引起親子共同的興趣。從生活出發至少是我們特有的生活特色。可是生活是如此龐大的題材，何況戲劇本身就是生活縮影，生活中的趣味和感動的片段不少，但如何擷取其中的部分，仍然充滿趣味和感動。於是我們回到家庭。家庭中有什麼故事，可以在我們的生活圈的到認同。

我提出了《媽媽不見了》的關鍵情節，如果一個家庭中媽媽突然不見了，生活會變成什麼狀況？我們開始了天馬行空的即興，把故事中可能的方向分成幾個部分來討論和即興發展：

（一）媽媽和小孩的關係

團員們不斷回憶自己的童年生活以及和家人（尤其是媽媽）的相處情形。每天從早上起床的每一件事，起床、穿衣、摺棉被、早餐、上學的準備，媽媽都參與其中。相對的，爸爸彷彿是客人一般，總是擔任旁觀者的角色。晚上回家之後媽媽還是在忙，準備

晚餐、檢查功課、洗碗、洗衣、還要隨時排解孩子的紛爭，直到了盯著（或陪著）孩子入睡，媽媽才有自己的時間，但已經疲累不堪了。從早到晚媽媽的生活如此，少有例外，而且天天如此，每天的情節用複製就可以了。

（二）探索媽媽和孩子的衝突點

戲劇總是在尋找衝突的關鍵，在集體即興的發展中衝突的部分是最有效率的。團員們兩兩一組發展出和媽媽產生衝突的情境。所有的狀況都是如此：兄弟姐妹因為看電視、玩電腦、搶玩具互不相讓；或是彼此侵犯隱私，如偷看日記、亂動他人抽屜等，尋求媽媽解決糾紛；或是資源分配不滿意，妹妹對姐姐買新衣服不滿意，報怨媽媽不公平，姐姐負擔家事比妹妹多而報怨。不管媽媽如何處理，總有一方不能滿意。媽媽和小孩的衝突來源，大都是對功課的要求以及部分是要求分擔家事的原因。

以上這兩個部分，是劇本第一、三場的主要內容。我們把媽媽和女兒之間的叨叨絮絮的衝突，來表現媽媽因為表達愛而讓小朋友覺得討厭。討厭的表達的方式卻又帶著撒嬌的感覺。

（三）小朋友的觀點

這個部分我從兩個部分來發掘和探索，一是我問兩個女兒，媽媽討厭嗎？他們的答案令我沮喪，她們並不覺得媽媽討厭，反而覺得爸爸比較討厭。不過還是表達媽媽比較愛罵人，而且比較兇，可是仍舊很堅定地說媽媽並不討厭；另一是方面是藉由我在學校擔任表演藝術老師，上課單元的廣播劇演出，我就讓學生以生活中媽媽讓自己最討厭的事為主題，由學生們自己發表媽媽最討厭的地方。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幾乎每位小朋友的媽媽每天都盯著功課完成了沒有，他們最討厭的就是媽媽對功課的喋喋不休、耳提面命或錙銖必較的表現。

劇本的第二場就是如法泡製，讓所有的同學在學

校談論他們自己媽媽討厭的地方。

（四）媽媽不見了

這是故事發展中最難處理的部分。雖然這個事件是本劇的關鍵情節。媽媽不見了之後，孩子必須面對沒有媽媽的新生活。即興的過程曾經簡單又煽情地以媽媽突然死亡來發展劇情，還好從頭到尾沒有一位團員同意這樣的發展方向。畢竟在一開始的時候，大家就已經界定要以輕鬆有趣為基調，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處理媽媽不見的事件，的確很難達成輕鬆有趣的基本共識了。我們希望有趣地來處理媽媽不見後的生活，一開始孩子或許還會因此更快樂，直到生活出現不便和種種問題後，才開始想念媽媽，重新想到媽媽的好。

問題是媽媽為什麼不見？如何不見？很長地一段時間被這個問題困住。最初的想法是希望從媽媽不見了的情境中來引發孩子反思的動機，所以不能發生太嚴重的衝突情節，媽媽不見了才能引起孩子的思考，如果是因為發生了媽媽不得不離家的衝突，劇情可能就要從萬里尋母的方向發展了。

媽媽為何突然不見了，把所有人困住了。曾經發展出孩子的爸爸是個高科技的研究人員，擁有一台神奇的DVD，只要不小心打開的人就會莫名其妙地消失。雖然多了合理性，但如何安排這台DVD的出現，又得花相當的篇幅來處理。在媽媽不見了前後的戲劇事件大概都已經安排底定，但如何讓媽媽不見了把我們困住了。

故事就這樣擱著，直到有一天，有位團員說孩子們到了一個沒有媽媽的世界，那個世界沒有媽媽的角色，只有這一對孩子還記得有媽媽的存在，至於她們是如何到那個世界的不必多做解釋。發展到此似乎已經為媽媽不見了找到解決之道。

四、劇本的完成





當故事完成就進入集體即興的排練，將之前發展過的片段重新整理，然後慢慢豐富故事的情節和細節。在戲劇衝突的部分如起床、上廁所、吃早餐等片段，演員的即興發展都相當順利。但在一段時間的工作後，夥伴一直覺得缺乏安全感，因為發展的片段頗多，哪些片段是必要的需要保留？哪些要刪除？這時必須承認由於我集體即興的經驗不足，對於發展的結果沒有很決斷的取捨，才使得演員的信任感瓦解。事實上，因為我覺得每個片段都有存在的必要，在即興創作的情況下難以取捨。所以，只好回到我熟悉的工作模式，把所有發展的片段重新組合，先把劇本完成。

先前的作業對於劇本的完成幫助很大。在完成劇本後，才發現爸爸的角色依舊如有似無。在媽媽不見後，雖然表現爸爸對家中一切的陌生感來突顯媽媽的重要性外，但爸爸為何也不知道媽媽的存在仍是一個無法解釋的疑問，而且角色又缺乏對戲劇整體發展的推動。媽媽不見後，只能表現爸爸對生活無能，導致家中一片雜亂，才引起了孩子對媽媽的思念。從這角度來看，劇本中媽媽的貢獻似乎只是一般事務性的處理，並非原先設想要表現表現的：「媽媽的愛，不是只有無盡的付出，而是生活中無法缺少的元素。」困擾依舊持續著，直到某天我在圖書館看到《我討厭媽媽》的繪本。初見書名我有點反感，但同時我得到一個想法，這個演出的劇名從《媽媽不見了》改成《媽媽好討厭》。

因為劇名修正後，整個戲劇的脈絡就貫穿了；媽媽因為愛而嘮叨，讓孩子感覺討厭，孩子常常叨唸著：「希望媽媽不見了。」有一天晚上，孩子被媽媽責罵後，想起同學說的一個故事，在睡前向天默念九百九十九次「媽媽不見了」。隔天早上，媽媽真的不見了，她們的生活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同時加強爸爸的角色分量，兩個孩子來到一個沒有媽媽的世界，

卻有一個全能的爸爸，在生活方面依舊把孩子照顧得非常完善。讓孩子在生活方面的落差延緩出現，原先還因為媽媽不見了而興奮，最後他們終於感受到，生活上雖然有一個全能的爸爸，但媽媽卻是最真實、最具體的愛和關懷。後來他們想媽媽，卻找不到讓媽媽回來的辦法。孩子因此也感受到萬能爸爸的辛苦，開始主動地幫助爸爸處理家事，並共同經營家庭中的一切。終於媽媽回來了，就像一場夢境，但孩子真的長大了。

劇本發展到此和最初的想法更靠近了，終於有完成的感覺。後來發現已經有一個《朱家的故事》，內容也是描寫媽媽在無法忍受離家後，全家變得像豬窩（朱家）一樣，孩子跟爸爸才想到媽媽的重要。當時我暗叫了一聲好險！創作就是如此，在完成作品時才發現相似的創意早有人發表過了，那種羞赧是無言以對的。暗自好險是因為，在創作的過程還能及時發現作品已經偏離原本的創思，沒有落入俗套。慶幸自己還有反思能力，以及對戲劇藝術的一點品味和堅持。

貳、排練過程

劇本完成後能夠付諸排練、演出，對創作者是莫大的幸福。為了享受這種幸福創立一個劇團，卻必須承受劇團生存的責任。排練過程當然是以劇本為排練場的表演之本，經過排練場的放大檢視，在創作過程的疏忽都能及時修正，有去蕪存菁的效果。但因為必須考慮到劇團的經營，經常在理想與現實間拉鋸。劇本創作是劇作者內在的折磨與歷練，是個人的成長過程。而一齣戲的排練則是導演和演員們共同成長的一段歷程，其中包含許多的衝突 / 妥協、對立 / 和解、錯誤 / 修正、傷心 / 興奮的過程。排練自己創作的作品，有再修正再詮釋劇本的優點，同時也有耽溺於自



媽媽不見了，只能望著窗外偷偷地流淚。（牛古演劇團提供）

我想像世界的危險。在《媽媽好討厭》排練過程中，我深刻地體驗。

一、集體即興與排演的落差

本次是由資深團員利用在集體即興的方式慢慢成形，過程中每位團員都嘗試發展不同的角色，並發現各自適合的角色。因為長時間的相處，部分角色配合得很有默契，角色的特質也逐漸建立。劇本完成要確認演員開始排練，一直擔任媽媽的演員無法參與排練，由於前期的訓練中演員已經預期的角色被調整，演員發生角色期待的落差，明顯地感受到集體的情緒波動。

在排練初期，因為集體即興時所建立的角色形象，一直干擾著排練進行。如媽媽是這齣戲的關鍵角色，必須建立非常鮮明的形象，對於自我要求嚴謹，也要求孩子嚴謹，對孩子嘮叨但不粗暴，一切的責罵和處罰都出自於愛與關心。因為擔任媽媽的演員，還沒結婚較難感受這樣的心境。而我又耽溺於集體即興時，已有兩個孩子的演員所塑造的媽媽形象，在這個落差之下，讓初期排練進行並不順利。面臨這樣的落差，排練就更加費力，一方面要學習前面所建立的角色形象，演員也在建立自我的媽媽形象，導演在一旁

幫助將這兩個部分優點結合，同時以演員的特質調整媽媽的部分形象，因為演員努力地調整，在一段時間之後，這樣的落差也適應過來了。

排演是彼此的身體和心理適應、調整的一段歷程。尤其是導演和演員的工作關係，彼此間對於角色的想是有落差的，再加上之前以即興方式發展的角色，角色卻變成曖昧的三角關係，弭平這個落差唯一的方式是彼此接納和調整，不過當我回頭去反思時，導演還是利用了一點排練場的威權。

二、導演和演員的落差

本劇因為要突顯媽媽的重要，爸爸的角色原先只是一個搭配的、可有可無的角色，出現在舞台的片段不多。團員認為我的外貌和形象最適合飾演爸爸，被推薦時雖然有一點不安，但並沒有積極推辭。就這樣，我既要擔任導演又要參與演出。後來因為劇本修正了，雖然媽媽不見了，卻有一個家務瑣事都樣樣精通的萬能爸爸，爸爸變成了下半場的主要角色。由於戲份加重，在排練中期我發現自己並沒有能力同時扮演這兩個角色。

在排演初期安排演員走位，都由排助來代理爸爸的角色，並沒有發生大問題。排演中期，演員必須專



媽媽回來了，孩子們就好像做了一場夢。（牛古演劇團提供）

注地互動，擔任導演又是演員，就會發現許多演出的細節無法照顧周全。因為我必須在角色中，又要離開角色跳出來當導演，和演員對戲的是排助，彼此間傳達訊息模式完全不同，對手戲的演員的表達方式也必須要調整。在排練過程中，很明顯我上場排練的時間最短，由我上場演出的部分場次，竟然是演員最不放心的片段。又因為要隨時切換演員和導演的工作，排練的節奏感也不如以往順暢，因而耽誤了許多時間。這個不自量力的決定，澈底地暴露自己的能力極限。

另外，當導演又兼演員最大的挑戰是演員的信心問題。排練過程導演會運用各種技巧幫助演員順利地排練，工作的團隊都希望有效率地排練，但演員難免會有表演瓶頸，無法到達導演要求，彼此都會陷入沮喪的狀態。導演雖然是客觀的觀察者，也是排練場的威權者，對於演員的表現必須評論與修正。當我是演員時也難免犯錯，而且是自己強調的基本錯誤，甚至也會發生無法進入角色的窘境。這時導演在排練場的權威感馬上受到挑戰。演員對於進入更細膩的戲劇調整時，會產生不信任感，造成磨戲的困難。我很深刻地感受：「自己並沒有能力同時擔任導演和演員兩個角色。」後來決定再找另一個演員共同來飾演爸爸的角色。

在此，不得不佩服李國修老師，屏風劇團的每一齣戲李老師幾乎都扮演這兩個角色，其中的辛苦在這次的經驗中我更能體會。

三、文字創作和排演的落差

在劇本創作時，第四場就遭遇了莫大的困難：媽媽不見了，排練期間又發生同樣的困難。以語言的描述，孩子們來到一個沒有媽媽的世界，很容易合理化。在舞台上，這個沒有媽媽的世界是什麼的樣子，人的形象，語言、服裝和整個空間都必須具體化。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這有兩個選擇，一是不變，所有的人、事、物都沒有變化，只有兩個孩子有媽媽存在的記憶，其他的人毫無理由地成長在一個沒有媽媽的世界；再者是變，除了兩個孩子外，其他的人、事、物都有些微的變化，他們來到了另一個世界。經過討論後，我們覺得不變對兒童觀眾而言比較難以理解。如果創造一個可想像的空間，讓兒童觀眾更容易進入一個新的世界。

沒有媽媽是什麼樣的世界？在創作時我想像的是桃花源的世界，在那裡，人都和和氣氣，每個家庭有一個爸爸負責照顧孩子，孩子都是自動自發，沒有管教或約束的問題，在沒有壓力的環境下成長的烏托邦



世界。所有人都穿著顏色柔和、質感舒軟的長袍，講話的聲調舒緩平和，沒有抑揚頓挫，呈現出一片平靜祥和的桃花源景象。

這樣的場景能否吸引兒童呢？劇本的文字描述和排練的執行發生了落差，上述的情境在排演時，雖然舞台設計有無限的美感空間，但表演的節奏非常緩慢，根本就難以吸引兒童的專注。我覺得演出節奏是導演首要任務，舞台美感可以在找到發揮的空間，於是我們從外星的、科技的、規矩的和自制的方向設計，節奏比較貼合兒童的欣賞習性，但表演上太過機器和僵化，桃花源的優雅卻難以呈現。

排練時則一直在柔軟和剛硬的之間來回的調整，導演的困境逐漸延伸為演員的困境和設計的困境，演員也在其中飽受折磨。後來還是回到以兒童的觀點為主，以比較剛硬和快節奏的方式處理媽媽不見後的世界，並在排演後期增加一場較為抒情感性的戲，來緩和下半場的節奏。

四、演出與觀眾迴響

演出的結果與觀眾的迴響息息相關，尤其是兒童劇的演出。還好我們預期的趣味在家長和孩子的笑聲中沒有落差。在感動方面，則聽到很多家長說她們哭了好幾回，感動的聲音從家長身上比較容易聽到。在意見交流表所留下來的資料，大部分都同意媽媽和小孩的關係，是親密又有點討厭。也有部分的孩子非常自信地寫下他的媽媽並不討厭。大部分的觀眾對於家中父母和小孩的相處都心有所感，也有心有戚戚焉的感覺。身為媽媽的觀眾很多表達了應該檢討和小孩相處的模式。不過會留下交流表，通常都是對於演出有所感覺的觀眾。至於那些演出結束就急著離開的觀眾，則無法得知他的想法，不過不予置評通常都是口味不合的。

從演出時來自觀眾的訊息是混雜的，因為觀眾的年齡差距很大，要在正式演出時觀察適合多大的孩子是困難的。國內的兒童劇場一般都把觀賞年齡界定從3歲到100歲，幾乎涵蓋所有年齡層。這幾年來我們發現兒童戲劇的觀眾，小學四年級以下佔極高的比例，幼稚園階段的觀眾最多，所以劇團演出的

目標觀眾都會以這個年齡層的孩子為宣傳重點。不過這個年紀的小朋友都會由父母親陪伴來欣賞，就如前言所說的：「兒童戲劇是希望吸引還具有赤子之心的觀眾。」欣賞兒童戲劇是親子互動的最好機會，雖然父母親是陪小朋友來欣賞戲劇的，如果能因此觸動大人們的赤子之情，藉由戲劇欣賞促進更良好的親子關係。

《媽媽好討厭》是描寫小學二、五年級的學生的生活，觀眾應以國小階段學生為主。但仍有許多不到三歲的小小孩進場。幼稚園、國小時期的孩子和父母的相處模式應有明顯的差別。當演出結束時，我特別注意小小孩的反應，大部分父母都表示孩子能夠欣賞本劇的演出。因為這是隨機詢問或許家長有某客套的成分。另一個觀察點是，安排了國小五、六年級各兩班約一百位學生來欣賞彩排演出。同年齡的孩子共同的反應是比較容易觀察的。一百多位國小高年級的小朋友非常專心地欣賞著九十分鐘的演出。這樣的反應對於我們有莫大的意義，因為目前學校都是常態編班，以班級為單位的欣賞，等於涵蓋了同年齡各種程度的孩子，所以這個演出確定適合小學高年級的同學欣賞，對兒童戲劇往高年級開拓觀眾具有正面的意義。

參、結論

牛古演劇團是由一群熱愛戲劇的老師們共同成立，原本計劃以同仁劇團的方式，希望藉由定期演出提供這群喜愛戲劇的老師進修的機會，精進自己的戲劇素養。但是國內的劇場環境，根本無法提供一個非售票演出劇團自給自足的空間，即使爭取公部門補助演出經費，劇團仍須負責大部分的製作經費，所以劇團雖然以老師為主要成員，仍舊以一般劇團的經營模式每年定期製作一檔兒童戲劇的演出，演出的經費都是透過售票來籌募。但我們仍以戲劇教育推廣為劇團長遠發展的目標。當有機會讓更多人了解兒童戲劇的機會，我們都會努力來嘗試。

My Hate Mama

原本計劃將《媽媽好討厭》這個製作，從劇本完成、排練到演出的過程以日誌方式來呈現。後來檢視排練日誌後，發現太多瑣事反而無法將創作和排練的過程帶給讀者有效的閱讀，最後還是以編導的角度，將排練過程以回憶紀事的方式來呈現。不只是排練的經過，而是作品的創作和排演的歷程，希望社會大眾能夠了解一齣兒童戲劇的創作和製作歷程與一般戲劇的製作是一樣的，不論是編、導、演，或是舞台、燈光、服裝等各部門設計的藝術家以及演出的技術團隊，與一般戲劇演出並沒有差異。也是在演出之後，能夠藉由重新自我省思這一段創作的歷程，尋求未來創作和製作的更清楚的方向。

演出兒童戲劇，只因為對戲劇有更大的期望，戲劇既能深入人心，又能營造情境，引發兒童批判的能力。同時也藉由戲劇來激發兒童的想像和創意，又能夠從兒童戲劇的欣賞，吸引更多的成人進到劇場來一場尋回童心和赤子之情。如果能兒童時期就播下一顆戲劇欣賞的種子，才有可能成長為未來的戲劇藝術的欣賞人口；如果有更多人更瞭解兒童戲劇，才有重視戲劇教育的可能性。

附錄：《媽媽好討厭》劇本片段

從早上起床到上學前媽媽一直在忙碌，處理日復一日都不斷發生的生活瑣事。

第一場之四：吃早餐

(本區燈亮。)
(媽媽把早點排在桌上。)
媽：琦琦、芊芊、爸爸吃早餐了。
(爸爸上。)
爸：怎麼又是……
媽：時間有限，鮮奶吐司加蛋，營養又有飽足感。
爸：是，謝謝媽媽為我們準備營養的早餐。
(琦琦上。)
琦：怎麼又……
(爸爸做個鬼臉。)
琦：謝謝媽媽為我們準備美味的早餐。

(坐下來就吃。)
媽：芊，快來吃早餐。
(芊上)
芊：怎麼又吃這個。
爸：很營養啊！
琦：很美味啊！
芊：才怪，媽媽做的早餐一點都不好吃。
爸：芊芊。
芊：每天都一樣。
琦：芊，早餐雖然不好吃，但這是媽媽親手做的欸！
爸：琦琦。
媽：對啦！我做的早餐很難吃。
(琦也發現自己說錯話。)
琦：媽媽，我不是說早餐不好吃。我是說芊芊每天都這樣，這個也不想吃，那個也不想吃。
芊：真的不好吃啊！
爸：趕快吃，吃飽了快上學。
琦：媽媽準備什麼就吃什麼！我有很多同學早餐都是美而美。
芊：我覺得美而美比較好。
媽：趕快吃，不要囉唆。
(芊吃了兩口。)
芊：裡面有螞蟻。
爸：趕快吃！螞蟻沒有什麼關係！吃螞蟻才會教爬坡(台語)。
媽：什麼螞蟻？那是果醬裡的草莓子。
琦：真的有點像螞蟻欸！
媽：你到底要不要吃？
琦：好啦！
芊：我肚子痛。
媽：你又來了，不是剛上完廁所。
芊：可是還是肚子痛啊。
媽：趕快吃，不要每天都要讓人家罵你。
芊：我也覺得很奇怪，我根本不想被罵，但你就一直罵我。
媽：你真的……趕快吃早餐。
芊：我肚子痛。
爸：趕快去上廁所。
(芊芊一溜煙跑掉了。)
媽：你看她就是這樣。
琦：對啊！他根本就是假裝的。
爸：你喜歡別人這樣說你嗎？
琦：他每次都這樣，誰知道是真的，還是假裝的！
芊：(OS)啊！啊！
爸：你怎麼了？
芊：(OS)我肚子好痛。肚子好痛啦！媽媽。

My Hate Mama

爸：去看看嘛！
媽：你怎麼了？
芊：（有點悽慘的叫聲）肚子好痛！
爸：要不要帶他去看醫生。
琦：不要。
爸：琦琦。
琦：爸，你太緊張了啦！
媽：只要不想吃東西，就喊肚子痛，醫生哪看得完。
琦：所以我說，他根本就是假裝的。
芊：（OS）才沒有，我大出來了，不然你來看。不痛了。
琦：你別那麼噁好不好？
（爸爸啞口無言。）
（芊回來，坐下。）
媽：趕快吃，上學來不及了。
（芊又吃了一口。）
琦：我吃飽了。
爸：拜拜！
媽：什麼拜拜？把自己的盤子、筷子收好，拿去洗。
（琦收碗盤走到爸爸旁邊）
琦：媽媽好討厭喔！（下）
（爸爸又啞口無言，尷尬又有點害怕。）
爸：沒事！
（芊又在發呆，爸爸輕拍芊的背。）
爸：芊，趕快吃。
芊：我吃不下了。
媽：（很嚴肅）趕快吃。
（芊眼淚掉下來。）
爸：你不要這樣嘛！
琦：（OS）芊芊快一點，上學快遲到了。
媽：聽到沒，三分鐘吃完。
（媽下去。芊噙著眼淚。）
爸：好啦！快吃。
芊：媽媽好討厭。
媽：對，媽媽很討厭，再不趕快吃完，等一下你會更討厭。
（芊兩三口就吃完了，爸有些驚奇）
芊：吃完了。
（燈暗。）

兩個姐妹在晚上到睡前發生了一連串媽媽討厭的事之後，在睡前她們想到讓媽媽不見的方法。

第三場之六：睡前

（琦和芊躺在床上。）
芊：姐。（琦轉身不理。）
芊：（唱歌，目前最流行的歌曲。）
琦：你不要吵好不好。
芊：因為你都不理我呀！
琦：睡覺啦！
芊：我睡不著。
琦：睡不著不要吵我，我也心情不好。
（沉默了一會。）
芊：我覺得我好像不是媽媽親生的。
琦：你本來就不是！
芊：我就知道，所以媽媽根本就不喜歡我。
琦：我覺得爸爸比較好。
芊：如果沒有媽媽，不知道多好？
琦：如果媽媽不見了，我們就自由了。
芊：如果我有魔法，一定要把媽媽變不見了。
媽：（OS）趕快睡覺，不要再講話了。（躺下不動，又慢慢爬起來。）
琦：今天在學校班長說，如果在睡前念九百九十九次：媽媽不見了。媽媽真的就會不見了。
芊：真的嗎？
琦：我們來試試看！
芊：好啊！媽媽不見了媽媽不見了媽媽不見了媽媽不見了。
琦：等一下啦！
芊：我等不及了啦！
琦：我們要一邊念一邊算幾次，一定要算到九百九十九次才可以。
芊：好，我們趕快開始。
琦：媽媽不見了，媽媽不見了，媽媽不見了，媽媽不見了
（邊念邊掐手指，聲音越來越小。燈暗。）

媽媽不見了，孩子才能感受媽媽的好。不是因為沒有人照顧生活，而是內心深層對母愛的反思。

第四場之四：媽媽我們想念你

（燈亮。）
（琦琦和芊芊在窗前。）
芊：（唱）
世上只有媽媽好
有媽的孩子像個寶
投進母親的懷抱
幸福享不了

琦：芊，你不要唱了啦！
芊：可是我真的好想媽媽。
琦：想有什麼用？是我們把自己把媽媽變不見的。
芊：我又不是故意的。
琦：你不是說：媽媽不見了，一切都變美好了，世界都跟著變了。
芊：那你也說，媽媽不見了，覺得好輕鬆，天下就太平了。
琦：所以說媽媽已經不見了，就不要再想了。
芊：想又不能控制，只要安靜下來，我就想到媽媽碎碎唸的樣子。
琦：對啊，媽媽那麼愛碎碎唸，你想他幹什麼？
芊：雖然爸爸不碎碎唸，但現在是我卻很想念媽媽的碎碎唸。
琦：你不喜歡爸爸！
芊：爸爸雖然很好，但是媽媽還是比較好。
琦：你再亂說話，連爸爸也不見了。
芊：如果爸爸也不見了，怎麼辦？
琦：不會吧！
（兩人沉默。）
琦：你不是一直說媽媽好討厭嗎？
芊：以前是這樣覺得啊！可是現在…你也有說啊！
琦：好啦！不要再說了，睡覺啦！
芊：我睡不著。
琦：我也是。
芊：（唱）
世上只有媽媽好
琦：不要再唱了啦！
（兩人沉默。）
芊：姊，你真的不想媽媽嗎？
琦：想有什麼用？媽媽又不會變回來。
芊：既然有變不見的方法，一定有變回來的辦法。
琦：那天班長只說怎麼讓媽媽不見了，又沒說讓媽媽回來的辦法。
芊：如果可以媽媽回來了，你想做什麼？
琦：如果媽媽可以回來，要我做什麼都可以。
芊：你不是不想媽媽嗎？
（琦的眼淚流出來。）
琦：芊，你很討厭欸！誰會不想嘛！討厭死了。
琦：媽媽，你回來好嗎？我好想你。
芊：姊…
（兩人望著窗外，音樂起。）

歌曲：媽媽我想念你

媽媽媽媽我好想你
媽媽媽媽你在哪裡
天天都在想念你
夜夜夢裡都是你

世上只有媽媽好
有媽的孩子像個寶
投進母親的懷抱
幸福享不了

媽媽的身影不見了
溫暖的懷抱哪裡找
好想好想再聽到
媽媽的叮嚀和嘮叨

媽媽媽媽我好想你
媽媽媽媽你在哪裡
天天都在想念你
夜夜夢裡都是你

以前常說媽媽好討厭
現在多麼想念你碎碎唸
多麼後悔把媽媽變不見
只有思念 只有思念
希望媽媽回到我身邊

世上只有媽媽好
有媽的孩子像個寶
投進母親的懷抱
幸福享不了
（燈暗。）